



6月19日晚,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颁奖礼,中国影片《东北虎》斩获本届金爵奖最佳影片大奖。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13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影片4443部,报名作品数量为历届最高,有13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金爵奖,最终,由耿军执导,章宇、马丽主演的《东北虎》斩获本届上影节分量最重的金爵奖最佳影片大奖。评委会评价这部电影“用象征性喜剧手法表现了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对未来的向往”。

《东北虎》获上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奖 章宇马丽联手呈现喜剧的忧伤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睿

数年打磨 大树开花结果

宣布获奖后,《东北虎》的主创们激动地抱作一团,导演耿军招呼着现场所有工作人员上台领奖,耿军手捧奖杯表达了感谢:“把这个最高荣誉给《东北虎》,感谢你们的肯定!”主演马丽难掩激动,直言这是从未有过的高兴时刻:“我觉得导演太不容易了,希望好的电影能让更多人看到,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还开玩笑调侃:“评委们你们眼光真好。”另一位主演章宇则用《东北虎》中的台词致意这个“最好的、皆大欢喜的结果”,“我

们一起庆祝今天,明天也可有意思了!”

《东北虎》曾于2017年入围上影节创投项目,导演耿军在此前的发布会上感慨:“2017年我把这颗种子带到东北,在那里把它养成一棵大树,现在我把这棵树带回温暖的南方,让大家看看这棵树好不好看。”大树开花结果,《东北虎》蛰伏已久,正如马丽所说“导演他们不容易”,影片早在2012年完成了首稿剧本,经过了6年的细致打磨才真正步入筹备阶段,在2018年12月开拍,这中间由于投资等现实原因搁置的时间里,耿军完成了另外两部电影。

耿军的家乡在黑龙江鹤岗,他过去的影片大都以家乡为背

景,极具个人风格,独立、苍凉、荒诞还带有一点诙谐,《东北虎》也保持了这种风格,影片讲述了主角徐东将爱犬送到负债累累的马千里家寄养,却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风波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是愤怒的力量大还是宽容的力量大?电影里面呈现了一种特别凛冽、特别动人的美感。”故事灵感来源于片中演员徐刚的自身经历,他养的大型犬在寄养期间被吃了,而章宇饰演的徐东,身份也跟徐刚曾经当过体育老师的经历一致。

复仇和孤独 最终化为宽容

除了主演章宇、马丽,影片中

的其他演员都是耿军作品中的老面孔,自2002年拍摄短片开始,张志勇、徐刚就跟耿军组成了固定班底,“二十年了,我跟他们的关系跟亲属差不多,合作时间长了之后,我的拍摄方式、故事在不断变化,但演员们节奏都跟得特别好。拍的时候,张志勇的角色就叫张志勇,不想让这事儿变麻烦,他们也觉得合适。”

影片拍摄时正处于十二月初到次年一月末最冷的时间段,鹤岗的纬度跟北欧的纬度接近,天光短,冬天下午三四点钟就黑天,为了保证光线和视觉效果统一,拍摄速度也要按下快进键,摄影指导王维华透露:“有些容量大的戏一天拍不完,影片中有场派出所的戏,我们拍了四天才完成,这

样才能达到一个统一。”

严寒是另一大难题,剧组成员要不停喝热水,不抗冻的演员有时候脸会冻紫,耿军就让他们跑圈把脸恢复成自然色再接着拍。最冷的时候章宇的胡茬会结冰,他回忆拍摄时表示:“我有大量骑摩托车的戏份,在冰面上、雪面上骑,因为摔了很多次,我现在有心理阴影,已经不敢骑摩托车了。”

《东北虎》是一部关于复仇、宽容和孤独的黑色幽默电影,在上影节首映之后,有观众评价“整个电影营造了伤感的氛围,但导演用幽默的镜头去消解了”。斩获金爵奖之后,《东北虎》受到了更多关注,主创团队透露,电影将很快与观众见面。

万玛才旦： 保持疏离，回望故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睿

万玛才旦导演擅长以深邃优美的镜头语言抒写百姓的日常生活,他的《静静的嘛呢石》《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作品深受影迷喜爱,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万玛才旦在电影学堂分享了他的电影人生。

万玛才旦的创作生涯是从写作开始的。从小听老人讲民间故事开始,万玛才旦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藏族人对故事的讲述方式,故事中独特的人物,都成为万玛才旦的灵感来源。1991年,万玛才旦在大学读文学专业期间,将小说《人与狗》寄到一家杂志社,一个学期之后收到样刊和十几块钱的稿费,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至今,万玛才旦已经发表六十余篇小说。

2002年,万玛才旦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开始剧本写作,“之前写作的经历对剧本创作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可以比较好地去解构一个故事,去建立一个人物,推动一个情节,甚至对话可以写得更加精炼一些。”万玛才

旦的写作背景深刻影响到了他的电影创作,多部电影作品都改编于自己创作的小说。“我自己有很多小说可能不太适合改编成电影,这里面有很多综合的原因。在看别人的小说时也一样,会做一个下意识的判断。比如说《撞死了一只羊》,我先是看到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就觉得是一个特别适合电影改编的小说。这个判断是基于你对电影的认知和理解,我觉得改编也是一个转化的过程。”

电影创作也反过来对万玛才旦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我自己当导演,台词要非常精炼,这对后面的小说创作非常有帮助。以前需要大段的描写或者通过其他方法推进情节,但是看了很多电影,写了一些剧本之后,你其实可以通过对话就达到那样一个目的,比如说怎样去推动情节,然后怎么去交代人物的前因后果。”

万玛才旦的导演生涯是从短片开始的,《静静的嘛呢石》《草原》最初都是作业性质的短片。万玛才旦的电影题材大多来自自己熟悉的生活,是因为自己



想要表达的东西需要有切身体会有感而发。《“静静的嘛呢石”》虽然写的不是我出生的故乡,但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情感,比如你小时候感触到的家庭温暖,老人的关怀。”雷伊的作品《阿普三部曲》令万玛才旦产生了同样的感受,“《大地之歌》《大河之歌》还有《大树之歌》,在看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感人的东西,好像那些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那个村庄。”

《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被称为万玛才旦的“故乡三部曲”,片中对故乡风土人情的细腻讲述打动了全世界

的影迷。如何将自己热爱的、但不怎么大众的东西让观众理解并喜欢?万玛才旦表示他的做法是与熟悉的文化建立疏离感,跳出来看这个文化,“我从小生长在那样的环境,之后又离开了那样的环境,所以再回看故乡的时候会有一种距离感,很多的东西可能更加新奇了,更加冷静客观了。我觉得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视角去呈现想要讲的故事题材。”

这种有意为之的“疏离”,不仅体现在万玛才旦的故事讲述当中,同时也体现在他大胆的电影表现手法上。在影片《塔洛》中,万玛才旦就出人意料地采用

黑白叙事,“我想去还原本来的东西,去突出故事和人物,黑白电影可以把人物凸显出来。”

在《撞死了一只羊》中,万玛才旦使用三种色彩来提醒时空关系。片中有三种时空,彩色是正在进行的现实时空,黑白是回忆时空,“还有一个是梦境,色彩非常艳丽,跟梦的五彩斑斓的特质是比较接近的。”到了《气球》,万玛才旦首次使用以手持长镜头为主的摄影风格,用以表现人物焦躁不安的状态,“每个人物都处在不安的状态当中,这样的人物如果用固定器去拍的话,那种状态可能拍不出来。”